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超見班固傳

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

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

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後坐百石掌書勅奏及印主文書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
晉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

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

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

鄯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國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賓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賓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

鄯善傳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賓廣德禮意甚疎且

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騶字並作騶說文馬

漢黑色也音京媚反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

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亡慈今龜音

亡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

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迺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

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疎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續漢書曰求得

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

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

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

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

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始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

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實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耳抱

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

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回平諸

國巨猶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尉馬使送鄯支單于侍子為鄯支所殺張

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

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分鉛刀為銛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

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結烏孫國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

也大小欣欣實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

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領山其上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

千三百五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

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

傳曰臣寬再拜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欲至舍奮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

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

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

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

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

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草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以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

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

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

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

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

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疾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

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

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

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

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頗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僞降於超

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

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

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

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

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

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

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

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

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

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

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

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

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

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都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

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

大人謂其酋長

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

韃支九言反

超詣韃支曰汝雖匈奴侍

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

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

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由帶以上爲厲由隸以下爲揭見爾雅也

七月晦到

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

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

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

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

十七字本或爲七十

而危須王亦

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

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

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

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懸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奇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

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康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

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

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

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讎讎致猶至也司

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

西鄉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

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亡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天周齊同在

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

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瞞言

乾隆四年校刊後漢書卷七十七列傳五

諫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衛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

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

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

夷傷也

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

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

不仁猶不遂也

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

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

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

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

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

句乞

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

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葬之者爲樂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榮之非仁也最易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詩云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

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

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趙母爲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

妾愚戇不知

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

有骨脊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感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

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

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

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

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

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

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

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屢斬

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

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

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都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

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

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

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

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

王尤還

尤還王名漢人

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

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

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

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

○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

雖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

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

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

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

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

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

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

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

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

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

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軍就

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

且音子余反

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

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僕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

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慄傳

梁慄字伯威

慄音勳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議官

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

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慄除爲郎中慄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慄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慄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慄以爲不可固乃誦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慄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慄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

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禰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

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

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刪丹縣東南

羌諸種萬餘

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

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

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

輔迫近圍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

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

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申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

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國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

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國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

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